

第1章

绪论

1.1 语篇分析概述

1.1.1 何谓语篇及语篇分析

对语言篇章层次的探讨，自古有之。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一些被称为“智者”（sophist）的人在周游希腊各地途中，对当地青年传授修辞、论辩和公共演讲方面的知识时，就知道用华丽的辞藻对语篇进行巧妙安排，试图达到说服对方的效果。然而，语篇相关的科学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进入语言学研究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理论，以及伦敦学派的语境理论。

诚如孔子在《正名篇》中所言，“名不正言不顺”。语篇研究“得名而言顺”则是20世纪中叶的事。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 Harris）于1952年在《语言》（*Language*）杂志上发表题为《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该文首次提出“语篇”（discourse）这一术语（Harris，1952）。尽管其阐述的语篇分布分析法还不尽如人意，但该文写作的意旨极大地引发了学界的兴趣，即“一个是如何在句子范围之外继续使用描写语言学分析单句的方法；另一个是如何把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把非语言行为与语言行为联系起来”（姜望琪，2011：14）。

由于哈里斯在该文中并没有给出语篇的清晰定义，而且他还混

用了 discourse 和 text, 使得语篇的正名又一度陷入“待正名”的状态。那么, discourse 是否就是 text? 有学者明确表示两者不同, 比如布朗和尤尔 (Brown & Yule, 1983) 将 discourse 视为过程 (discourse-as-process), 主要关注词、短语和句子在交际过程中对言者和听者表达的意义和实现的意图, 因而是动态的; text 则被视为成品 (text-as-product), 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这一动态过程中的记录结果, 在分析中不考虑其动态生成和理解过程, 因而是静态的。克里斯特尔 (Crystal, 2008) 则认为 discourse 是一个言语行为单位, 是任何可识别的言语事件的集合; text 指的是记录下来以供分析和描写的语言片段, 具有明确的交际功能, 并表现出衔接、连贯以及用于界定组篇性的信息 (informativeness) 特征。由此可见, 一般而言, discourse 是指一段长于句子的连续语言, 特别是口头语言; text 可以是书面材料, 也可是 (经过转写的) 口头材料。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将它们严格区分。比如, 韩礼德 (Halliday, 2011) 将 text 与 discourse 视为同一个事物在不同视角下的观察结果, 因此可以互相定义, 即 text 是作为语言过程 (的产品) 的 discourse; discourse 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 text。马修斯 (Matthews, 2006) 认为 text 最初专指书面语, 后来扩展到包括任何连贯的言语片段, 与同样存在某种扩展的 discourse 等同。胡壮麟则提出, 话语 (discourse) 和篇章 (text) 的差异只表现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地域色彩。美国学者喜欢用“话语”这个词, 与之配套的就是“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而欧洲学者更喜欢用“篇章”的说法, 相应的就是“篇章语言学” (textlinguistics)。“语篇语言学”或者“语篇分析”这两种说法实际上谈的是同一个内容, 因此除特殊情况需要区分“话语”或者“篇章”外, 用“语篇”统称这两个名称更为合适 (胡壮麟, 1994)。

当前, 学界的一种普遍做法是将 discourse 与 text 作统一处理, 并将对其所做的分析视为“语篇分析”。比如, 据劳特里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的解释 (Hadumod, 1998), 语篇分析可概括为对语篇进行的各种分析的总称。该分析与篇章分析同义, 主要关注诸如衔接、连贯等语言组织形式, 也关注言语行为的制约规则。语篇分析不仅将语篇作为

一种静态的产品,如篇章语言学,也探讨话语双方在构建话语过程中体现出的语篇动态特征,如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研究等。

不难看出,自从哈里斯最初基于形容词与名词搭配分布的探讨以来,语篇分析,无论从其理论内涵还是研究视野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可以说,语篇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起,已成为一门新的跨学科分支学科,吸引了来自人类学、社会语言学(言语民族志)、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心理语言学、语言社会学(话语分析)、修辞(文体风格)以及篇章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Hadumod, 1998)。

1.1.2 语言和社会维度下的语篇分析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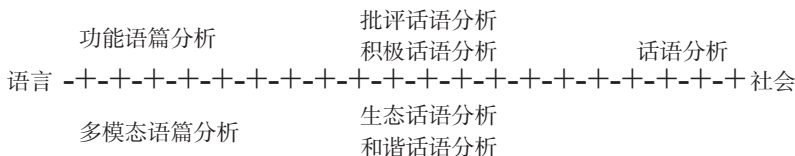
作为跨学科的语篇分析,要想厘清其研究路径并非易事。一是语篇分析的学科属性尚未有定论;二是语篇分析的步骤和方法也是见仁见智(黄国文, 1988)。目前,学界已有诸如多模态语篇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功能语篇分析、生态话语分析、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等路径。以下根据黄国文、徐珺(2006)提出的语篇分析路径的语言和社会维度,对语篇分析的路径进行扼要阐述。

所谓语篇分析路径的语言和社会维度,是指基于语言问题最终仍然是社会问题这一事实,将语篇置于以语言与社会为维度构成的连续体之中,从而对语篇分析的路径进行考察。约翰逊和约翰逊(Johnson & Johnson, 1998)主张根据不同的目标、研究方法、理论来源、研究重点等把语篇分析划分为三种研究路径:英美学派、福柯学派、批评话语分析学派。而这三种路径正好体现了语言与社会两个维度,即福柯学派的话语分析(Foucault, 1970)可视为语言与社会连续体的顶端,英美学派的语篇分析(Pennycook, 1994)可视为起点,批评话语分析学派的语篇或话语分析(Fairclough, 1989)可视为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因为话语分析涉及语言现象外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语篇或话语分析虽然接近话语分析的研究目标,但在方法上大多采用系统功能语法

理论，与语言现象的结合较为紧密。

英美学派的语篇分析主要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且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更多。这是因为，英美学派语篇分析的主要代表韩礼德（Halliday，1985，1994）强调语篇分析无法绕开对语言的研究，并明确指出其语言研究的宗旨在于为语篇分析提供切实的语言分析路径。在韩礼德的这一思想指导下，格雷戈里（M. Gregory）、韩茹凯（R. Hasan）、赫德尔斯顿（R. D. Huddleston）、哈德森（R. A. Hudson）、斯宾塞（J. Spencer）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就句子的主位结构、英语的及物性、语言的功能、语调的功能、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机器翻译等课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并以专著和论文等形式产出了大量的语篇分析研究成果（朱永生，2003）。在国内，学者们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充分认识到功能语法用于语篇分析的强大解释力，也纷纷开始语篇分析研究，如胡壮麟（1994）、钟书能（1992）等。

同时,由于语言模态本身也在向声音、图像等多模态符号进行拓展,可将语言和社会维度改进为语言(符号)和社会维度。这不仅可以关照语篇分析所关涉的语言和社会事实,而且还可为目前纷繁复杂的语篇分析提供分类依据。有关多模态语篇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功能语篇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等语篇分析类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如何伟、魏榕,2018;黄国文,2018)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据此,可把语篇分析范式大致做如下分类,以明晰各种范式的研究取向(见图1-1)。

图 1-1 语言（符号）和社会维度下的语篇分析路径¹

从语言(符号)维度来看,功能语篇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关注的重点应是语言(符号),主要探讨意

1 主要类别以黄国文、徐珺(2006:4)的分类为基础,但有所区别。

义是怎样通过语言（符号）体现的。事实上，多模态语篇分析是功能语篇分析在语言模态上的拓展。其中，“视觉语法”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篇意义正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的再语境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多模态语篇就是功能语篇分析。但多模态作为一种体现社会意义的符号，其本身又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显然，参照语言（符号）维度进行语篇分析时，就必须将多模态视为研究对象。

从语言（符号）和社会并重维度来看，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均属这一范畴。批评话语分析是通过语言的解读，揭示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积极话语分析是马丁（J. Martin）于1999年在英国伯明翰国际功能语言学大会上提出的，旨在已然现实基础上构建一种实现和平语言学的未然现实，从本质上讲仍属于批评语篇分析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积极话语分析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话语分析不同，不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主要基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进行（何伟、魏榕，2018）。生态话语分析以生态语言学为框架，强调分析者“生态观”（ecological view）的重要性（Stibbe, 2015），而生态观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与其生长环境、受教育程度、所处的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甚至出现“同一个事件，分析者不同的生态观，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黄国文、赵蕊华，2017：592）。和谐话语分析是黄国文基于生态话语分析提出的本地化语篇分析理论，该理论“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突出语言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也突出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黄国文、赵蕊华，2017：589），必然与生态话语分析在语篇分析的语言（符号）维度上具有共性。

社会维度下的话语分析主要指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之所以将其归于这一维度，是因为一方面福柯的重点不是语言使用本身，而是基于话语来讨论并揭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话语秩序等社会维度的问题；另一方面福柯所谓的话语并非是进行单独分析的语篇或一组符号（Foucault, 1997）。

1.2 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目标、范围及阶段划分

1.2.1 功能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如上所述,功能语篇分析属于语篇分析的语言(符号)维度。具体来讲,功能语篇分析是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语篇分析(黄国文,2001a,2002a),更多地关注语言分析,并以此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功能语篇分析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精髓。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在功能语篇分析中均能得到体现,比如,语境观、层次观、示例观、语义观等。一方面,功能语篇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功能语篇分析所获得的规律性发现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内容丰富、理论繁多,但就其根本而言,语篇分析可以说是其终极目标。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可用于语篇分析的语法框架”(Halliday,1994/2000:F41),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虽是小句,但其研究目标定位却在语篇分析上(Eggins,2004),且一以贯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还未成型时的一些初创思想,如韩礼德(Halliday,1961)在《语法理论的范畴》一文中以四个语法范畴(单位、结构、类别、系统)和三个阶(级阶、说明阶、精密阶)构建的体现范畴以及范畴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不久便被应用于语篇分析(如Sinclair,1966,1968;Short,1982)。

后来,系统功能语言学陆续提出的元功能理论、衔接与连贯理论、语域理论、语类理论、评价系统等不断用于语篇分析(见Lauerbach,2004;Ryder,1999;Trautman,1999)。一直以来,系统功能语言学秉承开放的态度,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和壮大其理论疆域,如多模态理论、合法化语码理论等。这些理论也不断融入功能语篇分析。

近年来,麦蒂森(C. Matthiessen)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适用语言学的视角下,将功能语篇分析视为系统功能学者一直致力发展的

语篇分析的一般模式 (a gene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 且认为这种语篇分析模式是适用语言学的一部分, 具有适用性并体现社会责任。正是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致力于构建一种体现适用性和社会责任的语言学理论, 麦蒂森 (Matthiessen, 2012) 进而将功能语篇分析称为“适用语篇分析” (appliable discourse analysis)。

1.2.2 功能语篇分析的目标和范围

与其他语篇分析一样, 功能语篇分析也具有一定目标和范围。韩礼德 (Halliday, 1994, 2000) 通过对语篇分析的各种目的进行分析后, 提炼出语篇分析至少有两大目标: 一是较低层次的理解目标 (理解语篇如何做到和为什么能做到是其所是), 这一目标的实现相对容易, 只要对语法进行分析即可; 二是较高层次的评估目标 (评估语篇是有效的抑或无效的), 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解语篇本身, 而且还要关涉语篇相关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以及语篇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语篇分析的范围因目标不同和研究取向不同, 会有不同的表现。就韩礼德 (Halliday, 1994/2000) 提出的理解目标和评估目标而言, 黄国文 (2001a, 2002a) 全面勾勒了功能语篇分析的全貌。其中, 功能语篇分析的范围大致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以及语言三个维度。当然, 功能语篇分析所依赖的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 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兼容并包, 不断吸收新的内容, 使得语篇分析的范围不再囿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言三个维度。比如, 马丁 (Martin, 1986) 关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层次观进行了拓展, 将意识形态视为文化语境的上一层单位。

1.2.3 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阶段划分

为了审视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情况, 有必要对其发展历程作一简要概述。一般而言, 在划分某一研究的发展历程时, 大致有两

种做法：一是以某一标志性事件或成果作为分段标准；二是以成果集中反映的区间作为划分标准。

由于确定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仍难达成一致意见，且在未确定时间区间的情况下难以明晰成果的集聚效应，本研究则以整年时间作为划分阶段，并通过提炼该阶段研究内容的独特性来概括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而参照各个阶段的特征把握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整体发展情况。同时，在主要内容特征的提炼上，主要参照各个阶段国内外研究的整体情况。另外，在阶段划分时，主要着眼反映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 20 年该领域的发展情况。

为此，我们将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期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1966—1999 年）、21 世纪初功能语篇分析研究（2000—2009 年）、近十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2010—2019 年）。整体来看，20 世纪期间是以元功能理论为主的语篇分析研究阶段（见第 2 章）；21 世纪初是以语域、语类、评价系统和多模态理论为主的语篇分析研究阶段（见第 3 章）；近十年是以合法化语码理论和身份构建、多元识读为主的语篇分析研究阶段（见第 4 章）。

第 2 章

20 世纪期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回顾

2.1 引言

功能语篇分析研究根植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发展可以说是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同步的。本章主要回顾 20 世纪期间（1966—1999 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整体情况及其主要特点。前者主要聚焦功能语篇分析研究成果的刊发量、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等；后者则主要探讨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人员队伍、理论更新、学术成果和学术会议等。

2.2 20 世纪期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概述

为了全面了解 20 世纪期间功能语篇分析的整体研究情况，笔者拟基于 CiteSpace¹ 可视化工具展开研究。CiteSpace 软件具有将文本文献数据转化为交互式可视化网络的功能，即通过分隔成不同“时间分区”（time slicing）的一系列连续数据构建起整个网络模型。这样一来，CiteSpace 能可视化分析学术文献以发现研究趋势和模式（Chen, 2006; Chen et al., 2010），进而有效捕捉潜在的研究热点（Chen et al., 2010）。同时，CiteSpace 软件还可支持 VOSviewer 等多种类型的

1 版本号 5.3.R4

文献计量研究,绘制诸如合作图谱、共现图谱、共引图谱和耦合图谱等种类不同的可视化图谱类型,多维度可视化揭示研究对象的特征。

本研究数据包括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来源于国际科技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集中的SSCI和A&HCI两大子数据库(<http://webofknowledge.com/>);国内部分来源于国内最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全文数据库(<https://www.cnki.net/>)。数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和学位(硕士、博士)论文。学术期刊因其特有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往往作为衡量某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廖彩荣、翁贞林,2011)。学位论文大多是经过盲审的原始研究成果,一般都带有原创性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邱均平、王曰芬,2008)。

2.2.1 研究成果刊发情况

在SSCI和A&HCI两大子数据库中,检索策略为:主题 = “discourse analysis” OR “text analysis”、文献类型 = “Article” AND “Review”、文献类别 = “Linguistics”、语言 = “English”。根据文献梳理,辛克莱(J. Sinclair)发表在福勒(R. Fowler)主编的《语言和文体论文集》一书中的《诗歌拆解分析》(Sinclair, 1966)一文,是第一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阶和范畴框架进行语篇分析的论文,因此,笔者将时间区间设置为“1966—1999”。为保证研究的相关性,本研究对数据进行逐条筛选和数据去噪,剔除不相关的文献。数据经过去噪处理后,最终得到46条文献。在CNKI数据库中,为保持与国外文献的检索时间一致,检索时间也设定为“1966—1999”,并分别使用主题词“语篇分析”“话语分析”“篇章分析”进行检索。为保证相关性,本研究基于第1章有关功能语篇研究的界定对数据进行二次筛选和数据去噪,剔除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79篇期刊文献。

我们将SSCI/A&HCI来源和CNKI来源的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相关文献按照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由远及近绘制折线图(见图2-1)。统计显示,1966至1999年,功能语篇分析研究的国际论文发表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9年是峰值,高达21篇,是上一年的7倍。功